

## 何学渊二戏县官

何学渊是北海福成镇平心村人，虽然只是清朝咸丰年间的秀才，但当官的都忌他三分，上任卸任，都得去拜访他，官才当得顺利，走得平安，不然，就尽触霉头。

新县官李某到合浦走马上任，当时就有不少亲朋戚友跟他讲，凡到合浦上任的县官都要去拜见何学渊，县官一听火冒三丈：“小小一个秀才，为何要拜他？我偏不拜他，看他能奈我何？”

县官的话很快传到何学渊耳朵里，他听后想了一下，笑着说：“好，好，好，县宰既然不肯来见我，我会请他拜他！”于是，恭恭敬敬地用大红请贴，恭请县太爷来赴宴。县官接到请贴大喜，捋着胡子笑道：“哈哈，我不理何学渊，他被迫向我皈依了，送请贴请我。”

县官喜气洋洋在穿上新的官服，骑上高头大马，带了随从和兵丁，从合浦廉州出发，向福成平心村走去。从廉州到福成，要经过火囱岭，猪牯岭，中间是很大的一片田野。何学渊早已料到县官必经之路。他叫一群农民，在路边水田里戽水。县官见后讪笑道：“你们村牯佬真笨，那里又没有鱼，戽它干什么？”农民高声回答他说：“太爷你不懂，逢水必有鱼，逢官都贪脏……”县官见农民竟敢出口不逊，登时大怒，喝令兵丁抽打他们。农民哄的一下往水田深处散去，兵丁怕弄脏了衣裤，站在田塍上千翘胡子瞪眼。

县官一行离开田野，快到平心村了，何学渊率领一帮乡亲出来迎接。他们早在路边树杈上挂好万头响炮，待县官进到村口便点燃了响炮。那高头大马突然间听到爆炸声，惊得前蹄高耸，嘶鸣咆哮，乱蹦乱跳，把县官从马背上摔到路边的烂泥田里，浑身都沾满了又臭又粘的黑泥巴，狼狈不堪。

县官被脏臭泥巴糊了一身，再无法赴宴，在随从帮助下爬上马背，用衣袖掩住脸面，急匆匆赶回县衙。

县官恨透了何学渊，大骂合浦民风刁蛮，为了报复，他候出了一条毒计，加重当地的赋税，老百姓那怕挑担屎经过廉州镇，也要交十文铜钱，这些税金，全进了他的私囊。

赋税过重，民怨沸腾，怨声载道。何学渊没料到这县官如此贪脏枉法，他决定狠狠地惩罚他。他买了100个大瓦罐，到各处去收集蝇蛆，收够以后，他在罐外面贴上大红纸，官上“古里美酒”字样，分用5辆木车，拉到廉州镇。这5

车美酒队伍声势颇大一进廉州街，差役即向县官汇报，县官派出得力爪牙，拦住车子，要他们交一百两白银税金。何学渊拍拍长袍马褂，叫苦连天：“差官老爷，你行行好，我这古里美酒虽说值几两白银一罐，但还没卖出，现在一分银子也没有呀！”

差役威风八面地吆喝：“酒税高，你敢一两白银都不交？把100罐美酒全部扣下！”

何学渊焦急万分，捶胸顿足，扯住车子不让走，最后看无法阻拦，便左作揖右作揖，

把几钱碎银塞到差役头子手里，恳求他们写下扣单，他马上回家筹钱赎酒。

闹到县衙，小头目怂恿县官，县官当堂写下罚款扣单，交给了何学渊。县官心中暗喜：“何学渊，你到底载在我手里！”

过了六七天，县官不见何学渊拿银子来赎酒，便叫兵丁找开罐子看看。罐子一打开，只听嗡的一声，带屎的绿头大苍蝇成千上万地飞了出来。原来，那些龟蛆经过六七天的蜕化，已全部成苍蝇，臭哄哄的苍蝇向人身上乱扑，把个县官气得七窍冒烟，想也不想领着衙役把剩下的九十九个大罐敲个粉碎，这一下可闯了大祸，县衙内个全是臭哄哄的苍蝇，一公里范围内都臭气熏天。

那何学渊天天都派人到县衙去探听消息，得到那 100 个美酒罐全部打烂后，立即拿上一百两白银，找上乾江斗漏村的进士苏景祥，到县衙赎一百罐古里美酒。

县官正被臭蝇弄得焦头烂额，看到何学渊恨不得一棍把他打死，但有个进士在他身边，县官便不敢为非作歹，当他知道何学渊是来赎酒时，他才大呼上当，叫苦不迭。

县官没有一百罐美酒让何学渊赎回去，何学渊便向知府告状，说县官扣他一百罐美酒不入官库，又没有原物归还，用这办法，县官不知贪污了合浦乡亲多少钱银。由于何学渊出示了县官亲手写的扣押单据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县官百口莫辩。这时，受欺压的百姓闻讯峰拥到公堂，万口齐数县官贪赃枉法罪行。知论府看到众怒难犯，只得列举县官劣迹，上报朝廷，罢了他的官。

封保华 李延兴 整理